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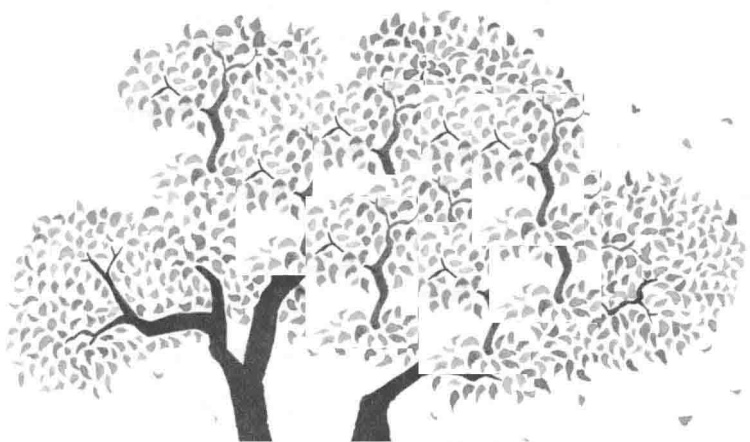
# 绿光芒

梅子涵 著

明天出版社

# 绿光芒

梅子涵 著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光芒 / 梅子涵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332-8836-5

I. ①绿… II. ①梅…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3287号

绿光芒

著 者 / 梅子涵

总 策 划 / 上海采芹人文化

特约编辑 / 魏舒婷

选题统筹 / 王慧敏 魏舒婷 孟丽丽

绘 图 / 周雅雯

责任编辑 / 赵 靛

装帧设计 / 采芹人   
<http://blog.sina.com.cn/cqrc2006>

美术编辑 / 武岩群

出 版 人 / 傅大伟

出版发行 /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制 /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 148毫米 × 210毫米

32开 8.25印张 130千字

印 数 / 1-10 000

ISBN 978-7-5332-8836-5

定 价 /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531) 820987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 奶奶 … 001 | 想着 … 070 |
| 校长 … 005 | 心里 … 074 |
| 学生 … 010 | 祝福 … 078 |
| 快递 … 015 | 活着 … 083 |
| 童话 … 021 | 嘀嗒 … 088 |
| 火车 … 026 | 借车 … 093 |
| 吃饭 … 031 | 喝酒 … 097 |
| 看望 … 036 | 瞎吹 … 101 |
| 浪漫 … 041 | 墙上 … 105 |
| 编辑 … 045 | 扑通 … 109 |
| 粽子 … 049 | 走路 … 114 |
| 飞行 … 054 | 贺词 … 118 |
| 唱歌 … 060 | 过年 … 122 |
| 聚会 … 065 | 春天 … 126 |





栽种 … 131

十三 … 136

佩服 … 141

可惜 … 145

土豆 … 150

你们 … 155

稀饭 … 160

落叶 … 165

样子 … 170


问候 … 174

绿灯 … 178

小摊 … 182

酱菜 … 187

油田 … 191



光荣 … 196

求职 … 200

台灯 … 204

桌子 … 208

突然 … 212

同学 … 216

干净 … 221

蟋蟀 … 225

家址 … 229

小路 … 233

浓荫 … 237

失踪 … 241

明亮 … 245

从前 … 250





## 奶 奶

小伯伯是我父母的朋友。我父亲没有被打倒前，他经常来我家吃饭，和父亲聊天；父亲打倒后，他也常来看看我们，吃了饭，坐会儿就走。他因为长得矮，我叫他小伯伯。

“文革”的时候，他是走资派，也被打倒了；我初中毕业，在奉贤星火农场当知青。每个月休假四天，那是十分珍贵的。为了在家里多待些时间，我经常都是待到第四天下午才离家，一路换车，在徐家汇乘上徐闵线捷克柴油车到闵行一号路，这时已经快天黑，从西渡开往塘外和奉城的车没有了，我就住到小伯伯家去，第二天乘头班车回农场上班。他家就住在一号路的东风一村。

几乎每一次，我都是在小伯伯家吃晚饭。小伯伯家的菜做得没有我家讲究，花样少，但是总有油余花生米，经常有红烧大排骨。

毕竟不是在自己家，即便小伯伯是看着我长大，我对他有父亲般的感觉，可是吃饭的时候我还是很文雅，很小心。我之所以这样，也是和爸爸早被打倒有关系，心里缺乏挺直的力量，我童年的优越和自豪，在一九五八年的年底已经结束。每次，都是小伯伯对我说：“你吃花生米啊。”花生米是小伯伯最喜欢的，他喝白酒，吃花生米，每次两小杯，我不喝酒，就夹花生米下饭，觉得吃花生米没有太多的过不去。大排骨都是阿姨夹给我，她说：“吃排骨！我菜做得没有你外婆、你妈妈好吃，这排骨的味道不错。”小伯伯这时会笑，说：“你的水平提高很快了，我们要实事求是评价。”阿姨就是小伯伯的夫人，我叫她阿姨，所以在称呼上逻辑性不强。

小伯伯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叫小华，女儿叫小玲和小星。他们都叫我哥哥。家里还有个奶奶。奶奶不认识字，可奶奶是个老共产党员，小伯伯参军打仗，都是奶奶指引。开始的时候，我都是睡在小房间奶奶的床上，奶奶去和小玲、小星挤在一起，那时，小华在当兵。可是后来我觉得不好意思，不肯再睡奶奶的床，坚持睡地铺。

奶奶那时已经快八十岁。她是个说话声音很低的人，总是轻悄悄的。她人瘦，走路慢慢的，吃饭也是慢慢的，吃完了，就收拾了碗筷去洗。有时我会不好意思，说：

“奶奶，我来洗！”她就慢慢地说：“我洗，你和你小伯伯说说话。”

这个不认识字的老党员奶奶，在家里就像是一个轻悄悄的慈祥的影子。

到了九点多，奶奶就来叫我去洗脸洗脚。当我睡下后，奶奶会走到我床边、铺前，轻声问我：“明天早晨几点叫你？”“你别叫吧，奶奶，我自己起来，洗了脸我就走。”奶奶说：“吃了早点才能走，还是豆浆和大饼油条好吗？”我说：“好的，奶奶。”

我很快就睡着了，就像在家里床上的感觉。黑黑的夜晚，我的青春温暖地躺在那里，不想很多的事情，心里没有什么非要涌上的伤痕，立刻就睡着了。年轻是很容易度过夜晚的。

第二天，奶奶轻悄悄地喊我：“醒了吧，起来洗洗脸，我豆浆和大饼油条都买好了。”

我很快地吃了早点，背着包下楼，奶奶跟在后面送，我不让她送，可是她一次也没有答应过。她送我到门口，看着我走去，我转弯的时候回头看看，她还站在那里，像个瘦瘦的慈祥的影子。

那时，我每个月十八元工资，后来二十四元。我心里老有打算，等以后工资多些，要买好的东西带给奶奶吃。



我当了十年知青，后来考取大学，当了大学老师。我在大学的家，就靠着以前每个月回农场的那条开捷克柴油车的徐闵线那条路。我很久没有再去小伯伯家，想去看看了。我想着买些什么好的东西带给奶奶。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小伯伯，说星期天去看他们，我问他：“奶奶身体还好吧，她喜欢吃什么东西？”小伯伯说：“奶奶去世了。”我“哇”一声叫开：“什么时候啊？”他说：“前年。前年去乡下，就在那里去世的。”

我哭起来。我问自己：“你难道不知道人老了，会去世，会死吗？你怎么到现在才想起？”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想起。可是你明明又的确是现在才想起！十年里，每一个月，奶奶都是很早起床，去买豆浆和大饼油条，然后轻悄悄地喊醒我，看着我吃，然后送我出门。

十年里，那么多的次数在小伯伯的家里吃饭，温暖地睡到第二天。十年，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真正的奶奶，却有这样温暖的耐心，没让我看见一丝毫的敷衍和冷淡，他们不是你的父母那还是什么？她还不是你真正的奶奶？

奶奶，我想你啊！

小伯伯，阿姨，谢谢你们。

2011年2月11日



## 校 长

我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我有一个很普通的缺点：不会巴结人。在大学里不会巴结系主任，不会巴结学院院长，更不知道巴结校长了。我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不会被别人喜欢和关心？可惜，不是这样。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校长是王邦佐。王校长知道我，但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这年夏天，台湾有七位儿童文学作家来上海。这是台湾儿童文学作家首次集体来大陆，来上海。写《神笔马良》的洪汛涛先生来找我：“子涵，台湾有七位儿童文学作家来上海，可是没有单位敢接待，你能想办法让上海师大接待一下吗？”我说：“洪先生，你别急，我想想办法吧！”

其实，我根本不清楚能在哪儿想到办法。我糊糊涂涂地直接走进王校长的办公室。

“王校长，我是中文系的梅子涵，找你有点事。”“你好，梅子涵，什么事啊？”

我就说了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来访的事。“我们上海师大可以接待一下吗？”

“可以啊，你需要多少钱啊？”

我没怎么想，就很不好意思地说：“两千元可以吗？”

“可以的，我开个单子给你，你去校办盖个章，然后去财务处领。”

我就这样从王校长的办公室出来了。在他的办公室我没有坐，我们的首次谈话，我对王校长的首次请求，没有超过十分钟。

后来顾翔副校长代表学校在外宾楼请台湾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吃了一顿精致的午餐，大厨是锦江宾馆请来的，剩下的钱，我们买了很多茶点，请了上海的五十位儿童文学作家和台湾作家见面。那是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第一次大规模见面，那时的两千元很值钱！

王校长，这件事你忘记了吗？我不会忘记的，死死地记着！

我和很多教师一样，一直住着小小的一个房间，当了正教授，才搬进小小的两房。我以为就一直这样住下去了，没想过再搬家。

那时，校长是杨德广了。他在别的大学当校长，在高教局当局长，上班都不坐轿车，骑自行车，是著名的自行车校长。

我住的两房宿舍楼旁边盖了十九层的公寓，我每天看着它建高，也看着一家家的老师们搬了进去。先分完了十六层以下的，过了两年又分十六层以上的。竟然，我的名单也在十六层以上的名单里！可是每一层只有一套朝南的三房一厅，别的都朝北，都是两房和一房。

我有时去分房办看看动静，心里想，我能分到朝南的三房一厅吗？总共四套，我没什么希望。

分房办的人问我：“梅老师，杨校长和你是什么关系啊？”我说：“杨校长和我没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啊，我根本就不怎么认识杨校长！

“杨校长每次来都问，中文系的梅子涵老师排在第几位。”

我意外和吃惊！走出分房办，我感动也不解地想：杨校长怎么这样关心我？我感动地呼吸着，不明白原因。

后来，我真的分到了朝南的三房一厅。总共四套，我分到了！

我在校园里遇到杨校长，我说：“杨校长，谢谢你！”我没提房子的事，杨校长知道我的意思，说：“不谢，应

该这样的。”

这一件事，杨校长还记得吧？我是不会忘记的，死死地记着！而且，我还会死死地想：杨校长每次去分房办怎么都会问我排在第几位？我只是一个教授！

我在上海师大写作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建立了上海唯一的儿童文学学科，培养了一批批的儿童文学硕士、博士，在中国的儿童文学里，大家都友好地说，有一个“梅家军”。

俞立中校长来了。他原来在华东师大当副校长。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校刊几百期的庆典会上。他在出席者的名单中看见我，就问我坐在哪里，党委宣传部长把他领到我面前，他开口就说：“梅老师，你的儿童文学有特色，上海独一无二，学校帮你建立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吧！”

他是握着我的手说这几句话的，我的手还没有从他的手的温暖中抽出来，一个对我，对上海师大的儿童文学学科的重大的决定已经作出。在第一次见面的几分钟里！而且他不是搞文科的，他是一个理科教授。

俞校长在上海师大没待很久就又调回华师大了。他在英国访问，教育部通知他回国，去华师大当校长。他回到学校，在校长办公会上说：“我离开上海师大之前，把

儿童文学研究所的钥匙给梅子涵老师吧，别让我欠着一个债，心里要不安的。”

他临走前的一天，儿童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挂了起来。

俞校长，这一件事，你不会忘吧？我不会忘的，死死地记着！

这些校长，这些事，我都会死死地记着！记着了，就成为了暖和的故事！

2011年3月11日

## 学 生



卢明华是八四级的学生，三年级时选修我的“小说创作”，从此和我有了交往。跟着我到神农架参加社会考察，毕业论文也是我指导，写得很好，我给他的成绩是优。他还喜欢写诗，还喜欢假装很深刻地发表文学见识，是个有些搞笑的可爱学生。

他的“小节”也马虎，不遵守革命逻辑，住在宿舍里，热水瓶被别人偷了，他一生气就也顺手把别人的热水瓶拿走。系里知道了，说，要处理。我知道了，就跑去反对，我说：“这处理什么？跟他说一下，以后别这样就可以了，为了一个热水瓶，把一张不好的纸条贴到一个好好的可爱的学生的历史里，他以后还怎么努力？我坚决反对！”系里就没有处理。

他优秀地毕业了，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没有被贴上纸

条，干干净净，回到了他的故乡，当了老师。

钱忠群是八六级的专科生，喜欢写诗歌，在校园里是个活跃诗人。他也选我的小说课，和我来往，他和卢明华性格不一样，心里是诗的涌动和奔跑，神情里却总有怯生，从不大声说话，也不敢一往无前。

他两年的专科学业就要结束，跑来找我了。那时，我住在第九宿舍，是个筒子楼，一条暗暗的走道到头，两边放着每家的碗橱和杂物。

我听见有人轻声敲门，就立即开，一看是钱忠群躲在墙边。他的确是躲在墙边，鼓足了勇气敲门，却又没有勇气一眼让我看见。“钱忠群！”我喊他，“找我啊？”

“梅老师，我要毕业了，班级有专升本的名额，我想专升本，你能帮帮我吗？”

我问了他的成绩排名，不在前面；可是我知道他的诗歌写得好，他的诗歌在前面，是校园名诗人。我就说，好的，我来想想办法。我问他班主任是谁，他说是史佩信老师。史佩信恰好就住在我隔壁，我马上就去敲史老师的门，拉着钱忠群走到他面前，我说：“史佩信，你帮帮他吧，他诗歌写得好，让他继续读本科。”

后来，钱忠群直升了本科，他的第一次大胆的“一往无前”没被打击，最后也优秀地毕了业，回到故乡当



了老师。

卢明华和钱忠群都是奉贤人，所以这是我的两个奉贤籍学生。

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农民的小孩。我在奉贤的星火农场当知青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小学生。钱忠群的家在塘外，那是我每次回上海坐长途车的地方，每次休假回来，也在那儿下车，很寂寞、很茫然地步行一个小时，才走到农场。卢明华的家在头桥，我的二十岁的整整一年是在那里度过，在那里的一个生产队锻炼，从春天到冬天。

我要讲的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可是结束不了。如果能够结束，那么我也就不会讲起。

这两个学生后来当老师，因为努力，又接着去当了领导，在县里的宣传部，在广电局……他们都从二十多岁的人长到了四十多岁。

这二十多年里，我们之间有很多的故事吗？没有。各忙各的，匆匆而去。

只是匆匆而去，匆匆而来的每一个夏天，卢明华都会来电话：“梅老师，你在家吗？”

“我在的，明华。”

“我帮你送一点桃子来！”

“不要了吧，明华，每年都送，怎么好意思啊？”